

死亡与复苏

王肇岐 陈黎星 著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死亡与复苏

王肇岐 陈黎星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死亡与复苏

王肇岐 陈黎星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）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西太原市流沙坡小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960 1/32印张：13字数：196千字

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9900册

ISBN 7—5378—0024—3/I·22

定价：2.65元

内 容 提 要

收入本集的中短篇小说，大多以当代青年生活为题材。作者以朴实细腻的笔触，刻画了八十年代青年人对恋爱、婚姻、理想、前途等问题不同的抉择和思考，其中有痛苦的迷惘和徘徊，有艰辛的奋进与追求，鞭挞了虚荣和世俗，歌颂了崇高坚贞的爱情。如《瑰丽的霞光》中的余君和贞贞，《死亡与复苏》里的志强和芳芳，《朱瑞》里的朱瑞和晶晶等，都是作者笔下可爱的形象。他们不平坦的人生之路给人启迪，催人奋进。

下

鮑 昌 吳

一九八七年五月，我率领一个作家代表团出访加拿大。五月八日这一天，游览了温哥华市海对岸的维多利亚岛溪查德公园。这是加拿大西部的一个著名公园，收集了全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种花卉，连中国西藏的蓝罂粟花，也有一枝。

我无法形容这个公园的色彩之斑斓。“三春秀发，写物色之芬华；五月晴烘，开画图于罗绮。”中国古代文人的咏赞，于斯园决不为过。更使人叹止的是，所有的花卉，都自然地生长于山壑土坪，别有一番野趣。只是那颜色过于浓烈，大红大绿，亮紫亮黄，则又表现出典型的西洋风致。

就在一个幽静的去处，我看到了一种迄未见过的草花。每一枝上都开有两朵绛紫的花，一高一矮，似乎还一大一小。我不是植物学家，当然不知道它的名字。

倘若把漢查德公園比作一個文藝的百花園，
那麼，這個無名的草花，却使我靈感突萌，聯想

到出国前来信要我为他们的小说集作序的王肇岐，陈黎星二人。

我熟识王肇岐，但到今天还没见过陈黎星。据我所知，王肇岐今年已经54岁，出身清苦，曾经在上海一家纺织厂当徒工。解放以后，他先后当过团委、区委、公社干部；后来刻苦自学，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，现在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。陈黎星要比他年轻得多，今年刚有30岁，他也当过工人，现在上海市沪南汽车运输公司教育科工作。他们俩从1981年起合作创作小说，已经发表了十多个中、短篇小说了。要我来作序的这本小说集，就是他俩几年来心血的结晶。

文学总是时代生活的折光。尽管那些“现代派”作品晦涩、朦胧、迷幻、变形，令人难以捉摸，人们仍然可以对它们做出时代的“显影”。这个问题，在王肇岐、陈黎星的作品里解决得比较单纯。他们似乎有一种自觉，即追求作品的时代感。本集中的小说，一概取材自当代生活，且多在青年男女的人生奋斗、伦理爱情上来作文章。作品的格调有的明快，有的滞重，有的则夹上动人的酸辛。《抉择》中的陈华，与朱汉成的爱情是艰难的，因为它几经波折与考验。《瑰丽的霞光》一如其题目，在冯贞贞与余君的未来道

路圣英喻呼草一开覆光。《死亡与复苏》是令其沉痛病，忍痛登报的珍贵芬芳，以自慰的死亡带来了男青年志强的复苏。所有这些故事的主角，都是大时代里的“小人物”。他们很平凡，沾着工厂的油污，捧着夜大的课本，到迪斯科舞厅去跳舞，在摩托车的座垫上去兜兜风。每个人的向往都不相同，相同的是编织同一时代的梦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将对这些小说感到某种亲切，因为一张张富有表情的面孔，是你周围常见的人。

作者的爱憎很分明，而且有一条明确的是非标准。善就是善，恶就是恶；美就是美，丑就是丑。《乡巴佬》中的小三，如一块璞中之玉，以其天生的素质，含蕴着粗粝的美。《千里志》中的几个改革者，实际上也是如此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们又牵涉到格调问题。本集中的所有小说，都有一种健康的格调。褒其所褒，贬其所贬，作者心中有一杆天平，那天平是以善良的心灵为刻度的。

自然，由于两位作者在创作上方才起步，正在开辟蹊径，因而在艺术上还存在着若干不足，这是可以理解的事。挑剔地说，作者还未能把人物的性格写得更为丰富复杂，未能把人物的心理刻画得更为细腻；这样，由性格与心理的对立而产生的冲突，就不容易激起戏剧性的波澜。在某

些场合，文学性的语言缺少锤炼；结构也多是单一的“直缓式”，未免显得平板。我想，在他们进一步合作中，这些不足是可以弥补过来的。

王肇岐同志在给 my 的信里，把他自己和陈黎星同志称为“无名之辈”。这是明显的自谦之词。其实名之有无，誉之美恶，均非一时一地可以品评。要是作者砭砭经年，惨淡经营，不停地去向生活的沉积岩层钻探，每当钻透一个岩层后，自然会有喷泉涌出了。

再回到前面说过的渑查德公园的无名小花吧！我希望肇岐、黎星两位同志再接再厉，继续探求，更以其新作之华采，来点染今天中国的色彩斑斓的生活。

目 录

序.....	鲍昌
朱瑞.....	(1)
乡巴佬.....	(16)
死亡与复苏.....	(45)
传呼电话.....	(123)
茅台酒.....	(133)
抉择.....	(143)
千里志.....	(223)
八月十五.....	(297)
瑰丽的霞光.....	(309)
后记.....	(406)

朱 瑞

同往常一样，在离上班还差十五分钟的时候，朱瑞就把办公室清扫完毕了。当他看到刚才还是纸屑满地、烟蒂成堆的屋子，通过自己的双手，现在竟然变得窗明几净、宽敞整洁时，脸上禁不住荡漾起一种欣慰的微笑。于是，他的鼻子里就哼起学了几个星期方才学会的“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”这首曲子来。他一边哼，一边还夹带着“呼哧”、“呼哧”的气喘声，就如一辆正在爬山路的汽车所发出的那种声音一样。

“马上就要上班了。”朱瑞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，然后，他缓缓地走到办公室的一角，踮起双脚，打开了那几扇临街的窗子。顿时，绚烂的阳光和馥郁的芳香便争先恐后地涌进屋来，室内立刻充满了春天所特有的和谐与宁静的气息。呵，这哪里是一家工厂的办公室啊！不，这简直象休养所，或一幢公寓……

朱瑞已经三十出头了，人长得出奇的矮。由于先天不足，以及发育不健全，他的身高，即使加上他脚上那双后跟足有四公分厚的工作鞋，充其量也不会超过一米四十。他的身材在直里得不到正常的发展，就往横里扩展了，致使他的腰围正好是身高的一半。若是有人在一边看他打扫厂里院子的情景，那的确是一件再有趣不过的事情，因为他的身長正好同他手里握着的那把扫帚一般高。

现在，当朱瑞的视线移到左面屋那张玲珑小巧的统计员用的办公桌时，心里竟莫名地骚动起来。他停止自己自行取乐的哼哼声，抓起一块干净的抹布，迈开两条粗短的腿走过去，神色庄重地再次将这张办公桌擦了一遍，直到这张桌子光洁的桌面上已经能反射出自己那张兴奋的面容时，方才歇手。然后，他趴在桌子上，久久地凝视着一张压在玻璃板下的色彩鲜艳、光泽柔和的照片。那是一张形同爱神维纳斯雕像般的妙龄少女的艺术照片。

每天早晨，朱瑞总要重复这一串连贯的动作，看上去显得非常轻巧、娴熟。此时此刻，照片上那个姑娘脸上甜蜜醉人的笑靥、晶莹的脖子和丰满的小嘴，便通过他的视网膜，从容地逼进了

他的心房。他似乎感到：世间的一切，都骤然停止了运动，同他一起悄悄地注视着她。在他看来，这张秀美的脸蛋，是足以同窗外那艳丽的太阳媲美的。

蓦地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室内的宁静，接着，几个留着长发和蓄着小胡子的年轻人从屋外涌了进来，他们都是在下面车间里干活的工人。原来，他们早就躲在门外窥视着朱瑞的一举一动了。进了屋，他们用一种怀疑和嘲弄般的眼光扫视着，从朱瑞身上邈邈的工作服，转移到桌上的那张照片上，随后，猛地爆发出一一种肆无忌惮的笑声。

朱瑞内心的秘密被人发现了。他象初次做贼就被人当场逮住一样，眼睛中露出了呆滞和怯懦的神色，他想笑，却又笑不出来，但又觉得不笑更不好。于是，脸上就出现了似笑非笑的窘态。不料这更坏，越发使那几个年轻人好笑起来。

一个身上穿着花纹尼龙衫，下着牛仔裤，留着飞机型发式的青年挤眉弄眼地对大伙说：“嘿，朋友，看到了吧，咱们的侏儒和晶晶姑娘……那个……”他边说边向人们做着只有他们才懂的手势。

另一个细瘦个子，被人称为“小灵通”的青

年耸耸肩，闪着不屑置辩的目光说：“我早知道了。喂，‘小飞机’，今天不是我叫你们来的吗？别看咱们侏儒其貌不扬，其实他那个雄心呀……啧啧……”

哄笑声在办公室里回荡。在这一股股声浪中，聚集着他们的讥讽、惊愕等多种成分。这太有趣了，难道这个侏儒的脑袋里也会出现女人？而且又是厂里最美的一位姑娘？难道他的心里也会出现那种缠绵的情感？……青年们特别喜爱谈论爱情，尤其是将两个外貌差异悬殊的男女放在一起谈论，则别有一番情趣。

朱瑞并不计较别人对他的嘲讽。他看到众人如此高兴，自己也笑了起来，同时，吐字不清地嘟哝着：“你们，……嘻嘻，乱讲……”说完，他拿起抹布和笤帚，打算离开了。但是众人“侏儒”“侏儒”地叫着又把他拖了回来。好象他的存在是专门供这些人消遣和取乐似的。

其实，他并不清楚“侏儒”这两个字的实际意义，那是他刚被分配到这家木材厂做工务员时，一个在厂里实习的大学生给他取的。他是那种随便人家怎么叫唤他，他都会应答的人。他明白自己的长相，尽量做到不使人反感。

“嘘——”“小飞机”使劲向旁人眨眨眼，

神秘地说：“喂，侏儒，咱厂这朵花儿至今还没有人敢采呢！现在的姑娘最喜欢你这样的老实人，我看晶晶对你也有些意思哩！”

“小灵通”跃了过来：“我早就知道晶晶——喂，小朱，你打扫得太干净了。”他本想说一句更加无礼的话，但此刻却突然掉转语气，变得客气起来。这是因为他的视线里突然飘入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：粉红色的脸蛋上沁出几颗晶莹的汗珠，轻盈的碎步挟带着阵阵馨香。她就是小伙子们正在谈论着的晶晶姑娘。

室内顿时戛然而声了，尤其是“小飞机”“小灵通”俩人，都显示出彬彬有礼的样子，脸上也堆满了热情洋溢的笑容，宛如上帝在几秒钟内就将他们彻底脱胎换骨了一样。

可是从他们脸上，晶晶仍然发现了值得怀疑的东西。她说：“我的耳朵发烧。你们在说什么？”她笑嘻嘻地闪动着两颗黑宝石似的大眼。这显然是小伙子们无法抗拒的。

“在说你呢，还……还把我也捎带上了。”朱瑞傻乎乎地说。同时心里在做判断：她脸上的笑容比照片上的更好看。

“哈哈……”众人刚开始想沉默，现在却忍不住大笑起来。

“说我？”晶晶有些惊愕了。她看看朱瑞脸上那憨厚的表情，又看看周围幸灾乐祸的小伙子，突然明白了什么。脸上顿时飞上了两团羞赧的红晕。她一向反对嘲弄一个生理上有缺陷的人，便责怪道：“你们……怎么能开这种玩笑。”说罢，她赌气似地坐到了自己的办公桌前。

象晶晶这种姑娘，好象生来就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，使人即使想亲近也不敢狂妄。就如现在，那些嬉笑取闹的小伙子一个个都躲了出去。只有朱瑞仍然在磨蹭着，脸上依然摆脱不了那副尴尬的窘态。

晶晶莞尔一笑，细声细气地说：“小朱，别听他们的。”

“嘻嘻，他们自己……还说我。”朱瑞最后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，迅速看了晶晶一眼，就跑出去了。在门外，他想：若是自己能使晶晶长久地保持这种安静和舒适的环境，那自己就算得上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了。

朱瑞就是这样一种人。他干工务员的工作，已有十多年了。每天，他不但用自己辛勤的劳动给人们创造了一个干净和整洁的工作环境，而且他的这个长相也给人们增添了饭后茶余的笑料。现在，他已经到了该成家立业的年龄了，然

而由于生理上的缺陷，使他至今没有得到姑娘们的青睐。她们都无法接受这个现实生活中的怪物，不是离他远远的，就是将他故意作弄一番。唯有晶晶姑娘例外。因此，每当晶晶向他送来甜甜的微笑的时候，他总会显出一种受宠若惊的表情：先是摇头晃脑地直喘粗气，连那身子也挺不好意思地扭来扭去；继而，眼睛中闪烁出一种异常的光亮。这就是他生活中最最幸福的时刻了。他感到自己得到了别人的同情和尊敬，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了。因此，他便会原谅某些人对自己的歧视和取笑。仅此而已，他决不会产生非份的要求和奢望。

然而那天清晨，他用来报答这种微笑的秘密被捅开之后，他那一直很平静的心情出现了骚动。犹如一块石头突然掉入了一泓湖水中，荡漾起阵阵的涟漪。每天早晨在重复那些工务员的工作时，他变得不自然起来，他觉得“小飞机”和“小灵通”将自己同晶晶姑娘放在一起谈论分明是对她的一种侮辱。见到晶晶，他再不敢抬起头来，以免自己情不自禁地会长久地端详她或者笑几声，他怕人家说自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可是，使他不能理解的是“小飞机”和“小灵通”竟然天天要同自己来谈论晶晶，并且一再怂恿自

已向晶晶求爱。朱瑞当然看得出他们在谈到她时是怎样违背自己的感情，明明是他们自己死皮赖脸地缠着晶晶，为什么偏要把我扯进去呢？莫非他们想让我去探探晶晶的虚实，摸摸她的底？

这是周末的一个夜晚，厂工会举行了一个联欢会，庆祝本厂获得“最佳产品质量”的光荣称号。会上，领导破例允许青年们跳舞，小伙子 and 姑娘们都尽情地乐了一下，直到夜阑更深。

联欢会结束后，朱瑞一个人在寂静的大街上走着，乳白色的街灯不时地将他的身影显长、缩短、再显长、再缩短……树枝摇曳，发出了沙沙的响声，月光如轻纱一样笼罩着整个城市。春天的夜晚，在这时显得格外幽静、迷人。

“啪啪！”左前方有打火机的声音，接着两点红色的烟头在夜色中舞动起来。朱瑞借着幽暗的街灯一看，那两个人影是“小飞机”和“小灵通”。他心头一乐，赶了上去。

“小飞机”和“小灵通”都穿着硬底皮鞋，因而一边走，马路上一边发出哐哐的响声，这使他们在这宁静的夜晚显得格外神气。当他们发现一个只到他们胸口的矮人走过来时，知是朱瑞，觉得非常扫兴，脸也显出一种厌恶的神色。他们故意转过头，默默吸着烟，依然大步朝前走着。